

## 随笔

## 我的诗意之旅

王猛仁

不止一次,夜深人静、万物开始从繁茂趋于萧瑟的时候,我的思绪像一只夜鸟,穿过大片泥淖之后,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,回忆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往事。

在现实生活中,那些长留在我们脑海中的,多半是无法改变的真实。似乎很遥远,仿佛又在眼前。

1976年,我在邻村张坞岗上了一年民办高中,后因学校停办,便回乡务农了。当年的班主任是享誉教苑的薛宝坤老师。他仅有初中学历,却有着大量的知识储备,有着高于常人的文学天赋,给予了我最初的艺术启蒙。之后我参军、退伍、工作、转干,并调入周口地区(现为市)文联工作室退休。

我的工作经历非常简单,履历上的文字也没有几行。所有的时光、所有的细节,均被隐入岁月深处,表面看似平淡无奇,内里却也耐人寻味。

在单位主要从事编辑、组织工作,也可以说是一次探寻心灵的梦幻之旅。从当编辑那天起,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最基本的审视和定义。一路走来,始终秉持一颗朴素的心,不懈怠,虽崎岖,但有光芒而且灿烂。不敢说今生坚韧善良、刚正不阿,努力过、奋斗过、快乐过,灵魂至今能夜夜安眠,亦属无怨无悔了。

一位外国名人说过一句话:“唯一不能缺少的就是希望。”还有一位也说过:“奇迹就是在厄运中出现的。”此言不虚。世人都珍惜人生中的每个瞬间,都想做出一番成就,都想成为儿女的榜样,给自己的生命底色加釉。当然,要想拥有上帝赐予的成功秘籍,没有真正的天赋异禀,没有丰赡的才力才情,没有足够的努力方向是不可以的,更不用臆想一蹴而

就,或者发生奇迹。目之所及,皆是美好,为之付出,为其倾注,才会窥见心灵得以净化的阳光大道。

从1979年1月入伍那天起,我将书法作为生活中的必须,已经坚持了40多年。后来,也是因为书法调入文联从事专业工作。手握两支笔,一支镂月裁云,翰墨飞扬,一支直抒胸臆,不落窠臼。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,无论诗歌写作还是书法创作,都发生着质的改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渐渐觉得,如果诗书兼修,心手两畅,是不是更能表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?

即便遇到再多的困惑,一如既往地想通过诗与书的结合,来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,深化人们对艺术、追求艺术的热诚渴望。印象中我的两本薄薄的小册子,是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同时出版的,一本《重温旧梦》,一本《寄你一片温柔》,当时我30岁。时至今日,这两本书仍被青年读者和中小学生们所喜爱。尽管我的写作离真正诗歌的境界还有遥远的距离,思想深度、语言坚实度还显得稚嫩和浅薄,但依然乐于坚守心灵的这方绿荫。以纯粹、宁静的纯自然手法,力争每一首、每一节、每一句,都源自生活,有情感的沉淀。如果可能的话,我会尝试写一些脱离这一形态的——譬如诗化的歌词、诗配画中的诵读类作品。有了网络媒体,诗歌传播的手段已跨出国门,走向世界,既丰富多样,又被广泛阅读、学习、评鉴,从而跃入一个新的层面。

那些与艺术相恋的岁月,我并没有把诗歌当作我的奋斗目标,而是将书法当作我学习中的主要探索对象。除了写诗和写字,我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。诗坛上,我欣赏敬佩的诗人不少,包括书法界我认可又景仰的大

家也是数不胜数,如沈鹏、欧阳中石、李铎和王学仲诸前辈。生活中,我最关心的就是艺术本身。我仰视大器晚成的艺术家,他们经过长期的磨炼,作品越来越出色,成就不少艺术巅峰之作,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所谓艺术天赋吧。天赋这个词,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神秘性,如果将这个拆开,也可以理解为上天的赋予。当然,没有积极的进取、体悟、阅读、学习、积累和经验,是很难抵达一定的艺术高度的。

虽然不清楚我的艺术基因来自何方,但我知道我出身平凡,来自生活的底层,是农民的儿子。在艺术的烛照下,具备了近乎独立的艺术个性和写作天分,尤其在走过创作的几十年后,恍惚觉得,这种追求是必需的,它可以弥补生活中或多或少的其他缺陷。当年,父亲当过兵,母亲心灵手巧,他们在我的心灵深处,奠定了精神的构成部分。我不在意别人如何评价我的诗文书法,我是为追求作为超越了人们所想到的特殊意义上的“真”与“美”而存在的。每天的晨起鸟鸣和夕阳漫天,因为有墨香相伴,有诗意萦绕,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和鼓舞。至于用艺术的形式去表达什么,则是次要的。

截至目前创作的近2000首诗作中(散文诗占多半),我满意的是平原四部曲,即《平原书》《平原善辞》《平原歌者》《平原帖》。里面装着我一生丰满的故事,也是现阶段年龄成熟的标志,不敢充分肯定,也不自我满足。虽然不擅长鸿篇巨制,但更为重要的是对空泛乏力的语言不感兴趣。与其堆砌一大堆材料去填补,不如淋漓尽致地书写心中的块垒,慧心澄澈,高情满怀。在我看来,小说是口头故事,



## 歌词

## 情义抵万金

雷从俊

欢庆的日子一声恭喜  
春风满怀真心诚意  
忧伤的时刻说声保重  
将心比心送来慰藉  
我有新风移旧俗  
如今请客不收礼  
轻轻松松你来我往  
相守相望亲朋邻居

收获的季节同乐同喜  
互相祝福甜美如蜜

失落的关头我心如你  
双手紧握表达心意  
谁家开创新风尚  
如今办事不送礼  
时时处处互相惦记  
清清爽爽聚在一起

人间情义抵万金  
重情重义不重礼  
时代风尚传递真情  
和和美美新天地③22

## 诗歌

## 夜读有怀

冯剑星

读刘彦章先生新作十韵以呈

大道如琴弦,相期春风里。  
刘公真雄才,唤我沉病起。  
斯文有坚质,深情犹不已。  
每称文字奇,呼我为苏子。  
鸿翼何冥冥,清流时见底。  
大笔曳光华,皎皎如水洗。  
万里举凤鸣,摇落莫能比?  
谁复能婴孩,营抱抱者一。  
专气而致柔,知君会妙理。  
风光霁月间,襟怀应如此!

读《武侯传》走笔

孔明卧隆中,抱膝歌梁甫。  
时人莫之许,长啸动草木。  
知者崔州平,怅然苍生误。  
水落烟霞生,潇洒犹独步。  
鱼龙一变化,大材本有数。  
羽扇洒尘寰,英雄才割据。  
奇人不轻与,功成天亦妒。  
千秋生气在,大器何人铸?  
念之一俯仰,时势不可遇。  
豹变与龙隐,拂衣赤松去。  
四皓出山后,清高多云雾。  
何如一杯酒,弹琴看山绿。  
林泉有清响,为此浮生趣。③22

## 田园晨曲

田松平

梦里依稀鸡犬声,  
故城昨夜又春风。  
田园妙色争新彩,

晨曲悠然纵逸情。③22  
(作者老家在项城南顿镇田田行政村,故城指南顿故城)

## 散文

## 春来沙河

曾威

春天经过沙河的时候,沙河也正经过春天。

春天以冰雪消融的方式经过沙河,沙河以滋生嫩绿的方式经过春天,很难说谁先谁后,谁快谁慢,他们像运动场上两个齐头并进的选手,几乎同时出发,同时到达。

立春的时候,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,且在病愈后好几天没缓过神来,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“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”。在那段时间,饭懒得吃,身体懒得动,书懒得看,文章懒得写,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,几乎丧失了生而为人各种能力和梦想。

直到朋友邀约去踏青,这才发现已很久没走出过水泥森林了。

一到河堤,清风徐来,极目远眺,水的尽头是青青麦田,麦田尽头是日渐繁华的新区,视野顿时无限开阔,心情也豁然开朗,仿佛变成了一只高高起飞的风筝,被巨大无形的手托起来了,托起来了,俯瞰着整个宇宙。

双脚踏在柔软的泥土上,有种手掌抚摸婴儿肌肤般的爽滑,忍不住想

跳,想蹦,却又担心踩到刚刚露头的嫩芽。那种感觉像与孩子亲昵,每个细微的动作都异常小心,顾虑对方的感受,唯恐伤他一丝一毫。然而强烈的爱又如此按捺不住,脚只好对着堤岸的石头粗鲁地踢了一下,疼,那是唤醒梦幻的疼。

越过沉睡的冬天,越过笼罩的疫情,万物终于复苏,像孩子终于降生,但凡有一点慈悲,谁又忍心一脚踏灭那奔向盛夏的念头?这也是我不爱踏青的理由之一。如果顺从我意,我宁愿选择在路面上狂奔,也不愿在草地上慢走。心思重的人,手脚往往很轻,一如清风拂面,静水深流。

朋友已经不管不顾地跑到了河边,转身见我还在堤上,仿佛看出了我的犹豫,大声喊:“赶紧下来吧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何况你那小小的脚印呢,越踩草长得越旺!”

我顺着一条林间小路走下去,轻轻说:“也对,河滩毕竟不是花园。”

朋友说:“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境遇,只有忍过了蹂躏,自己才能变得

更加强大,才能长久地走下去,比如说这草,如果怕这怕那,就算生在花园里,也很难活到秋天。”

说着,朋友掏出弹弓,瞄准了树杈上的一只斑鸠。

我拦住他:“别打,你没听说过劝君莫打三春鸟,莫食三春虫之类的话吗?”

朋友笑道:“没事,我吓它哩。”

“砰”的一声,鸟应声而起,拍打着翅膀扑啦啦飞走了,几根羽毛悠悠地飘下来,落在水面上,像一叶叶风浪里的小船。

我说:“你这一吓不打紧,可能它好几天都不敢来这棵树甚至这片林子了。”

朋友说:“它不来这棵树,会去其他的树,好事儿也不能让一棵树占尽。”

说完又补充道:“也许这棵树恨我,但那棵树却感谢我。”

我同意朋友的物竞天择和辩证观点,却又无法完全认同他弱肉强食的倾向,国家费大力气发动的脱贫攻坚



攻坚战不正是扶危济困的大爱昭示吗?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,或许我只是有一点悲悯情怀,或许我从草和鸟这些微小事物身上看到了自己,如同在河边看到了摇摇晃晃的影子,在影子里看到了动动荡荡的心。

在疫情笼罩的漫长寒冬,每个人都经历了内心的煎熬,但是春天毕竟来了,沙河的冰雪毕竟消融了,顺着滚滚东流的春水,看看栽花种树打造滨河风光带的园丁,帮帮河边默默捡拾垃圾的志愿者,听听两岸隆隆开工建设的马达,想想豫东平原筹划推进的蓝图,眼前不禁浮现出祖国大地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这不是海市蜃楼,是现在正一点一滴辛勤浇灌的未来。

站在沙河岸上,站在春天里,尽管身上的病还在隐隐作痛,心中的伤还在悄悄暗示,我知道我和大地、大地上的万物,都已经动起来了,无数的人之手脚、草木之根正在蓬勃生长,穿过沙石瓦砾,穿过风雨迷雾,向着太阳,向着盛夏。①8

## 散文

## 妈妈是个敞亮人

陈晓醒

95岁的妈妈去世之后,有一回,大哥突然在电话里问我:“晓醒,妈妈3岁的时候,咱们的亲姥姥就去世了,我们见到的姥姥是继姥姥,妈妈跟你说过吗?”

继姥姥?我一下愣在了那儿。在我的印象中,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都是我的亲人。记得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我听到了一首歌,讲的是继母虐待继女的故事。当我唱给妈妈听时,妈妈却说,继母虐待继女是个别现象,“常言说,生身没有养身重,继母也是母亲。没有母亲的抚养,孩子怎么会长大呢?”如今再次想起这段往事,突然意识到妈妈心中早已淡漠了母亲与继母的差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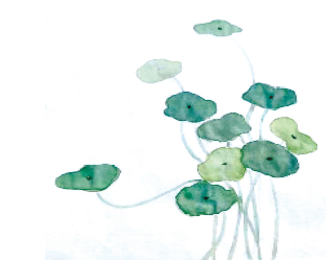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的记忆中,妈妈和姥姥的关系非常融洽。我们家盖了瓦房后,妈妈用架子车把姥姥拉过来。姥姥干瘦,裹着一双小脚,精气神十足,且与人为善,经常邀请邻居们到家里聊天,非常热闹。大家有什么想不开的

事,也会和姥姥讲,姥姥总能给他们想出解决的办法。

妈妈与姥姥说话做事有很多相似之处,无论邻居家有什么样的矛盾,他们总会请妈妈去说和。妈妈调解矛盾的时候声音响亮,一是一,二是二,从不含糊。我记得读高中那年冬天,邻居嫂子找到妈妈,说家里的婆媳矛盾导致夫妻二人不和睦,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母亲就给她讲尊老爱老的道理:“常言说,人心换人心。你尊敬婆婆,婆婆也就敬着你。你处处想着婆婆的错误,日子还怎么过?”嫂子止住哭声后,妈妈细心地给她讲与长辈和睦相处的办法。后来,两个人你说一句,我接一句,说着说着竟笑了起来。

在家乡,人们称那些说话办事光明磊落、豁达乐观,为人处世清楚明白、通透智慧的人为“敞亮人”。村里的大娘婶子都称妈妈是个敞亮人。真的是这样,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妈妈愁

眉苦脸的样子。在我的记忆中,有妈妈挑着满满两桶水,健步如舞蹈的样子,有寒冬腊月边给爷奶奶洗衣服边哼着小曲的样子,有从厨房里端着饭碗送到饭桌上喜气洋洋的样子。那年冬天,村里组织挖河修渠,一锹一锹把地下一米多深冻得硬邦邦的淤土翻上来,手冻出了深深的口子,用劲大了,鲜血就会渗出来。很多人叫苦叫累,妈妈从没有叫一声苦,永远是笑着和大家说话,感染得大家一起笑起来。妈妈一生没有读过书,却有一项过硬的技术人人称赞,那就是染棉线、经线子、织花布。我记得非常清楚,在相距约两丈远的空地上,两边各钉一排高约半尺的木橛子,把空圆圆桶形的花线按色彩比例和顺序排好,把多股彩色的线合在一起挂在两边的木橛子上,妈妈坐镇指挥大家挑线换线,在两排木橛子中间不停奔跑,来往挂线。如今,传统的织花布技术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,不过,妈妈



指挥大家经线子、织花布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在妈妈的身上,有着姥姥的影子。我小的时候,姥姥在家照顾我,给了我温暖的童年;我结婚后,妈妈给我照顾孩子,让我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。妈妈在我家居住了20多年,她不仅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、合格的姥姥,还是一个合格的妹子。我的婆家大娘无儿无女,常年在我家居住,和妈妈相处了20多年。婆家大娘胳膊骨折不能自理,妈妈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大娘穿衣起床,每次她都要费尽力气推着大娘的后背,让大娘坐起来,之后用温水给大娘洗脸、擦手。我多次对妈妈说:“这些由我们来做,你陪着大娘说说话就好了。”妈妈口中答应着“不干了,不干了”,双手却没有停下来过。

妈妈已经去世三个多月,清明节就要到了,我想对妈妈说:妈妈,清明时节更想你!①8

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晋淑娟

道源
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